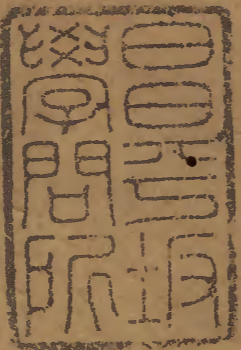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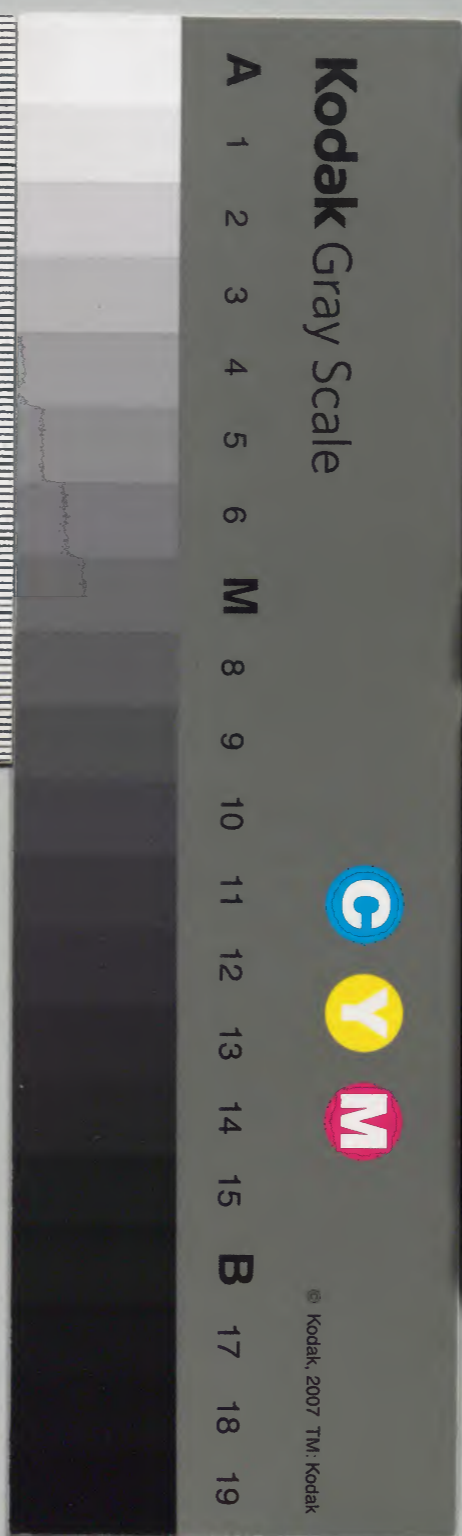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 十九廿



漢書門			
八	六	九	類
一	三	六	函
一	〇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七	書
函	三	
一	九	
五	冊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9
冊數	10 (10)
函號	285 24



征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卷十九 監察御史臣胡定謹述

起戊辰明莊烈帝崇正元年 凡九年 淺草文庫

戊辰 莊烈帝崇正元年春正月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則表后數於帝前言客氏魏忠賢過失又嘗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默然客魏交恨有娠為墮之又傾其父國紀欲以搖后賴閣臣李國樞解之寢其事及熹宗大漸折忠賢逆黨傳位信王者后力也后之德慧良卓越矣

三月葬德陵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製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

訓義鳳來素無節概以和柔婚於世瑞圖會試策言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於仲尼其悖妄如此魏忠賢生祠碑文多其手書帝以其皆忠賢所用不足倚故罷之

起周嘉謨為南京吏部尚書

諸忤瑞逮死若楊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卹贈有差嘉謨在位踰年卒

訓義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築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至如叔向之埋得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寬遇車丞相而見察樊豐誅而後祠楊震張讓敗而後祭陳竇事久論定忠孝節義未有歷久而不彰者

若天啓受禍諸臣至是而存者錄用死者卹贈其芳徽奚嘗湮沒乎為善者亦可以勸矣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

訓義昔李洪超守瀛州著績崇煥將略不亞於漢超其如遭時不偶何

五月李國樞罷

國樞與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謚文敏

訓義或以小人猶膩也近則汚人國樞與施鳳來張瑞圖同為魏忠賢所援引胡煥劾其逢奸帝以為忠賢所用不足倚故罷之然國樞雖為魏瑞所汚昔持正論勝人稱其長厚蓋猶野鶴在雞羣也

毀三朝要典

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擬擊紅丸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從之

測議要典成於魏黨涇渭紊淆毀之固足以解惑然如宋碎黨人碑後人獲見其傳本猶欽寶籙則公論自在小人之論正可借以對面翻看而無嫌而當時必毀之者用以伸公道耳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官禮部時為崔呈秀父請卹典景辰嘗為要典副總裁又嘗三疏頌忠賢及時事變乃請毀要典言官劾之遂與宗道同罷其後並麗逆案贖徒為民

測議吳定翁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宗道景辰昵於魏忠賢崔呈秀益求用於世也而抱愧不勝卒之列名逆案回思向之含羞忍耻悔何及耶

秋七月浙江海溢

測義易林曰海為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無有畔逆元至正時有海溢之異此時復然殆海內鼎沸之兆也

海寇鄭芝龍降

海上故多盜芝龍尤猖獗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之降福建巡撫熊文燦善遇之芝龍先後擊殺大寇李魁奇鍾斌劉香海氛漸息

測義昔朱雋攻黃巾黃巾乞降雋曰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納降無以勸賞討之足以懲惡縱敵受寇非良策遂破之是時海土多劇盜芝龍最猖獗熊文燦誘降之用其力而海寇悉平然巨盜獲宥天討廢矣厥後文燦率以招降為得計豈知鷹眼不化狼心自惡寧可以馴而擾乎夫盜不誅適以長盜焉耳

寧遠兵亂

諸營兵以缺餉大譟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於譙樓督師袁崇煥馳至撫定之請令祖大壽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剛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遂罷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譚戶部尚書畢自嚴言一歲之中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廷臣各陳所見自

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
 覈隱田增開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劉晏言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孫武子言軍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昔唐德宗有朱泚之亂後唐莊宗有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是時寧遠缺餉何怪其兵之亂也明自正嘉以來國用浩繁帑藏耗竭至崇正之世固已三空四盡矣此際將欲撤兵則敵強而國破將欲養兵則餉絀而軍譟不得已為搜括之計然培克聚斂民重困而死徙逃亡往往聚而為盜由是軍益興而餉日絀土崩瓦解不可救矣雖然亦為逆璫剝喪之餘朝堂乏深謀足智之臣耳不然一旅可以興夏二相可以維周考唐討淮西切於饋餉程異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則府庫耗竭籌餉豈遂無善策哉

九月京師地震

測義連歲地震邦國不寧之應也

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

鴻訓入閣斥楊維垣楊所修賈繼春孫之懈阮大鍼十餘人人情大快又上言民困由吏失職請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勅內有兼轄捕營語言者以冰成例訐慶臻行賄并劾鴻訓遂落鴻訓職戍代州慶臻及兵部尚書王在晉皆削籍

測義時朝廷鮮任事之臣惟鴻訓尚克果毅不避嫌怨乃以改勅書之故如孤雛腐鼠之棄何如寵為之力辨而不可回斷則斷矣而不加詳察豈所以愛惜人才乎

十二月召韓爌復入閣

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謀於當事者擯同官周延儒及尚書溫體仁皆不與體仁遂上疏訐謙益主浙江試時賄中錢千秋事帝召體仁謙益廷辨罷謙益官凡會推者皆不用適韓爌新召至命仍為首輔

測義爌守正不阿泰昌進用天啟中罷歸是時復召入閣任之雖重而信之未深故羣小得以間之不獲久於其職云

陝西饑流賊大起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侵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等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明年帝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西游民仰驛糶者無所得食皆

從

刑義盜賊之起每由於饑寒饑寒切身而莫為之所則攘奪之事起矣桀紂茲民乘之為之嘯聚遂為大盜如青徐歲饑而樊崇以起長垣歲凶而仙芝作亂民窮思盜自古為然故蘇軾有言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而民所以饑寒者則以官吏之貪黷益以年歲之凶荒斯民所以為盜盜賊滋蔓國欲不亡也得乎

己巳
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刑義道登無學術奏對鄙淺傳以為笑被劾罷

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以帝不憚召入便殿出章疏一囊曰此奸黨須疏可按名悉入又令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自魏忠賢客氏外首逆同謀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劉志選梁夢環等十九人其次充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又次論徒贖為民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九人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凡六等詔示天下賈繼春初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遂論徒

刑義徐幹有曰賞罰重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是時定魏黨逆案差其輕重韓爌等不欲廣搜帝不憚及案既定其黨日謀更翻王永光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六

溫體仁陰主之帝持之堅不能動其罰能必
行矣而人鬼之含憤積怨亦可緣以少慰乎

以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
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
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
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
道在培養時以為名言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進鶴兵
部尚書總督軍務至則叅政劉應遇叅議洪承疇已擊
破王大梁王左
掛等賊稍稍懼

史記 鼂錯有言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與敵也鶴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寇患遂熾自
是如秦之亡關外俱為賊藪
隋之末山東悉屬寇壤矣

夏五月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
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
時修治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等推
光啟為監督西法之行自此始

明紀 時徐光啟與西洋人推算
歷法其辨時差里差最為詳密

六月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

崇煥素惡文龍假閱兵名泛舟抵雙島伏甲士縛
斬之由是皮島不復置帥以副將陳繼盛兼攝

明義 文龍本無大略往輒敗衄而歲糜餉無算罔有
不可逭之罪然宜於奏請也乃專擅殺戮身冒不韙
能無取禍乎傳曰雖幸而
克必受其咎崇煥之謂也

秋八月朱燮元平水西蠻

燮元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萬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遇賊於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靖

間使人各當其材賞罰嚴明故進勦蠻方著有成績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遂薄燕京

我

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入洪山口別將克大安口會於遵化山

太宗文

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巡撫王元雅與推官何天球知縣徐澤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我鎮巡官勤王並召前大學士孫承宗至命督京師城守明日夜半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餘騎疾馳抵通與保定巡撫解經傳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

大清

兵已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良鄉遇軍至蘆溝橋殲副將申甫兵六千進逼永定門援軍總兵官滿桂戰沒京師大震

我

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親提勁旅何攻不克何敵不推蓋天命之歸久矣

以成基命為東閣大學士

刑義唐德宗時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及盧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基命入閣導帝以寬厚而溫體仁旋引以操切與德宗時事適相合矣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錦州

崇煥聞警帥祖大壽何可剛入援所過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會我

大清設問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帝信之遂執下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慎重者再帝不省大壽與何可剛擁眾東走毀山海關出遠近大震初大壽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於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使追撫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

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丑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從之

測議孫子言五聞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此陳平所為散千金以疏亞夫也我
皇清崛起謀臣濟濟於行間也何有而眾口爍金積毀銷骨有明之季其如詩所云君子信讒如或酬之與

錢龍錫罷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並為東閣大學士

御史高捷史塗本閣黨嘗為龍錫所扼袁崇煥殺毛文龍疏內有輔臣龍錫往復商確之語及崇煥下獄捷塗遂上章以通款殺將為龍錫罪龍錫引疾去時兵事棘未暇究也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



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眾助官軍如龍力言其巨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台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初寒不懈帝規知之遂並命入閣

測龍錫與李標協心輔理朝政頗清乃信讒罷之何其闇也如寵操行恬雅象坤於是年都城被兵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初寒不懈帝規知遂與如寵並相延儒柔佞而貪並擢用之賢否雜矣劉更生有言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讒慝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帝之用人蓋蹈亂亡之轍云

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原抱奇以袁崇煥為爌所取士遂劾爌主款誤國庶子丁進主事李逢申復相繼劾之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用多正人天下稱其賢

測爌居端揆之地每事持正惟庇王永光為其誑誤至是為鼠輩紛撓杞梓不安其位君子退而小人進矣昔王猛見僧於樊世仇滕席寶魏徵見詆於封倫而符堅唐太宗信任不疑帝以爌被劾而罷之其於大臣蓋亦漫無特識云

三月立子慈娘為皇太子

測後闖賊陷京師獲太子偽封宋王及賊敗西走太子不知所終由慈時有自北來稱太子者驗以為偽南京士民譁然不平一時真偽莫能知也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

則義呂祖謙對宋孝宗曰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帝懲廢弛之失而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在位十餘年輔相更置至五十餘人標為克保令名者帝斷有餘而明不足何救於亂亡乎故蘇洵有曰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隕越也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取遵化永平遷安灤州皆留兵防守及東還分兵取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遣兵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我

六月流賊陷府谷

陝西五鎮兵入援多逃歸與譁而懼誅者皆合於賊賊帥王嘉允掠延安慶陽陷府谷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等七十餘部旋撲旋熾延安人張獻忠亦聚眾稱王延綏巡撫洪承疇擊敗之獻忠遁去

御批通鑑輯覽

卷六

十一

以白金數十萬饋遺內臣毛文龍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蓋不飭習為固然矣兵民交困用聚而為盜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縱竭力征勦盜可盡乎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以溫體仁吳宗達為東閣大學士

體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帝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入閣

則義

劉更生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又

言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時帝疑廷臣植黨以體仁孤立擢用之豈知所謂孤立者乃正為黨魁劉宗周言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為陰痞洵切中其病顧陸贄有言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素乏誠正之學中多逆億之私用人烏能得其當哉

秋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

錫下獄遣戍

史堇疏言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遂寘崇煥極刑坐龍錫大辟下獄中允黃道周疏救帝意亦寢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御批

劉宋文帝收檀道濟道濟脫幘投地曰乃壞爾

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夫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爪牙之士國所倚以為重也時崇煥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帝信讒殺之不循宋文之自壞其長城乎龍錫並令遣戍殊誣枉矣綱目於崇煥龍錫書殺書遣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非罪而譏帝之失刑也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
 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戶部協議尚
 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
 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咨怨明年給事中魏呈濶
 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
 之於民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止十萬八千合
 薊門援兵汎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
 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於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別議

黃石公有言富在迎來張商英注曰唐堯之節
 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

皆所以迎來之術也至如漢桓帝畝稅斂錢而國隨
 以亡宋徽宗收免夫錢經制錢而國亦旋以破蓋剝
 民以濟用猶割肉以充腹割之亟而斃速矣以兵食
 不足而增田賦民愈困而盜益滋豈計也哉故谷永

言民以財為本財竭
 則下畔下畔則上亡

辛未

四年春延綏饑

別議

夏歸藏曰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所有

也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是時陝西流賊方熾加
 以荒饑百姓啾啾人無生賴益相聚為盜於是李自
 成自延綏往依賊營官軍莫制允為天降喪亂百姓
 非所
 有已

夏四月旱

別議

京氏別對災異曰人君無施澤

惠利於下則致旱也斯時蓋有然者

副將曹文詔敗賊於河曲

王嘉允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而突犯潞澤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為魁自用結羣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李自成自延綏往依之號闖將

文詔威名夙著士民為之謠曰軍中有一曹西賊聞之心膽搖倘非天厭明德則光復宗祏文詔不且媿美於唐之李晟哉

六月錢象坤罷

御史水佳允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辨佳允疑其座主象坤所洩疏侵之周廷儒惡廷棟并惡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象坤雖為溫體仁門生前在翰林與龍錫謙益士升並負物望有四錢之目及體仁相無附和跡至

是以牽累罷帝之進退輔臣亦太輕矣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功築甫竣我

大清

兵圍之祖大壽堅守踰月禾嘉與總兵官兵襄宋偉合軍赴援救還後夜渡小凌河次長山連戰大潰至冬大凌糧盡援絕大壽殺副將何可剛偕諸將降於我

大清

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於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嫁者過半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為周延儒温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辨義 蔡襄言以治疾譬之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如寵為延儒體仁所扼何異醫術之不盡用乎其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彛憲總理戶

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彛憲有心計令鈎校戶工二部如徐文輔故事吏部尚書閔洪學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

何藉內臣眾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尅軍情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辨義 唐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宦將控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此而唐遂由以亡是時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恩威倒置又以文武皆不足信任乃專任一二內臣閫以外漸次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帝蓋復蹈亡唐之失矣以彛憲總理戶工二部時工部侍郎高弘圖疏七上終格不允旋削籍可不謂好惡狗一己之偏與

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及巡按御史吳牲劾楊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辨義 諸葛亮言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凶故良將守之志立而名揚承疇智謀勇

略亦堪禦敵然其時如處頹屋四面皆風如藥疋羸節節苛病勢已不振承疇復鮮忠貞之節故卒為降將軍

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變承宗遂引疾歸

明義任將之道固宜信賞必罰而小勝小敗可不必問蓋諸葛亮嘗有街亭之敗郭子儀亦有瀘水之奔而善敗者不亡正可責其後效承宗老成練達時以撫臣與偏裨失機遂聽排搆之言使不得竟其志良才輕於棄擲國誰與守乎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反陷山東州縣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懼為偏裨大凌圖急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吳橋遂反陷陵縣臨邑商河屠青州之新城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邀撫帝命總兵楊御蕃盡將山東兵討之不利走入萊州賊分兵陷平度圖萊州甚急復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總督軍務宇烈日遣使往撫賊愈熾乃逮宇烈下獄以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討敗之沙河乘勝抵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築長圍困之

明義朱司馬仲有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於人乎書有德反陷州縣著其悖逆之罪也

申壬 五年夏五月以鄭以備徐光啟為東閣大學士

以備修潔自好文章與博而票擬非所長光啟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俱不能有濟

六月京師大雨水

測義宋務光曰暑雨滯羸陰勝之沴也此其殷憂之驗與

秋八月副將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

文詔與左光先等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賊皆大捷洪承疇亦破賊平涼賊黨分竄文詔追北至耀州衆殺其渠以降關中巨盜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功最多巡撫范復粹上功狀為兵部所格賞不行
測義時雖賊民興而喪無日然以虎賁之旅禦烏合之衆一有制而一無制故捷書亦可屢聞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全省震動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巡撫許鼎臣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早賀人龍艾萬年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出陷交城文水澤州遼州平順

辨義左傳言師克在和不在衆皇甫規言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時張宗衡許鼎臣不能平其志大將不和寧有濟乎宜流賊益以猖獗而難制也

六年春正月總兵曹文詔擊山西賊屢敗之

測義文詔在陝西大小數十戰功最多賊見陝兵盛多流入山西張宸極請令文詔入晉協勦又屢敗賊

虎鈐經曰以威為表以猛為裏以強居中兼
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文詔其無忝矣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修武圍懷慶別賊
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
力禦之乃自邢臺磨天嶺西下抵武安敗左良玉軍河
北三府焚劫殆遍潞王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
帥京營兵六千會文詔等合勦屢敗之帝勅諸將速
平賊限以三月未幾言官劾文詔驕倨調大同總兵
謝義兵法十則圍之伍則攻之時流賊滋蔓未易圖
也故曹文詔雖屢敗之而飄忽震蕩難以剪除云

官軍復登州

孔有德被圍食盡先後泛海走降於我
清餘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之悉降

夏六月鄭以儻卒

以儻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言官
請優卹以媿貪墨者可謂真清矣

周延儒罷

溫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
或以告延儒會帝以之臣問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
秀矣體仁由是恨之時言者多劾延儒徇私受賂縱子
弟暴邑中且謂其納巨盜神一魁賄體仁復嗾給事中
陳贊化劾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語侵延
儒帝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大窘乞休去

測延儒庸駑無材畧因緣為奸利罷之宜也顧溫
體仁藉延儒力得輔政旋忌其居已上遂傾之昔邵
康節言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蓋小人所
好者利祿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為

御製通鑑綱目三編卷之九十一

也。以視司馬光范鎮同立於朝約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大相逕庭矣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

九月以錢士升為東閣大學士

李克嘗言國亂思良相國家當元氣剝喪之餘而猶事操切是猶病虛弱而予以刻削之劑也以士升為相庶幾少有補益乎然其如別有肺腸何

冬十月徐光啟卒

光啟前官禮部侍郎忤魏忠賢落職崇正初召還及入閣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用事不能有所建白與鄭

以備相繼卒而人行清介卒之日囊無餘貲

光啟有居世之才然知遇已晚無能有為昔宋高宗謂辛次膺曰惜閒卿於疆健時光啟亦然可為悼嘆

十一月以王應熊何吾驄為東閣大學士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溫體仁力援之遂入閣

應熊博學多才熟諳典故而性豁刻強狠人多畏之以進言迎帝意蒙眷注溫體仁援以自助故特拔之與吾驄同入閣而吾驄猶為近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屢為諸將所敗欲逸阻於河乃詭辭乞降
監軍內臣楊朝進信之為入奏會天寒米合賊從毛家
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渾池伊陽盧氏巡撫元
默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開道入內鄉大掠南陽
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
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為一軍

賈誼言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
衝擊遠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
豈將有及乎賈誼所言正是時之情形也蓋不有廢
也其何以興流賊之擾亂實亦天厭有明而欲廢之
也云

雨

戊甲

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賊踰豫楚廷議
以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遣奇瑜兵部侍郎總督

五省軍務
專辦流賊

奇瑜威名著關陝委以重任有如
漢世祖所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者

賊自鄖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夔州

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
州縣遂陷夔州遠近皆震

流賊隨處剽劫無資糧之載故避實擣
虛于彼于此隨其所之防之不可勝防也

三月朔日食

夏山西陝西饑

山陝為流賊所蹂躪正如宋端平時詔曰兵民
之死戰開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乃益

即... 卷之六

卷之六

二十

以饑饉民之留遺有幾哉民為邦本天實為之撥其本

六月陳奇瑜圍賊於車箱峽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賊自蜀還楚分犯均州鄖陽商南奇瑜檄陝西沔南湖廣兵逼其四面偕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別將分道擊賊擒其魁數人張獻忠奔商洛高迎祥李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偽請降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前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畧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殺降不仁亦不武然亦有不得已者昔呂布所于于禁禁與孫有舊泣涕斬之曰圖而後降不赦雖舊不敢失法杜杞破南蠻蒙趕以其眾降杞謂威不足以前則恩不能以懷戮六百餘人惟釋其疋病脅從者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時流賊誣入車箱峽饑困不得出如鳥之在籠魚之在釜正宜滅之以伸國法即不然亦宜勒獻其渠魁而斬之其餘欲為寬貸則如耿秉所云受降如受敵而防範宜嚴可也奇瑜輕信而縱之且豐犒而泰之誣國之罪莫大乎此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旋師入大同宣府境下城堡數十總

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我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以

巡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勦總兵討流賊

聖時三勝其備故曹文詔稱良將第一而先聲足以奪之則

大兵所至查如鼓洪爐而燎毛髮焉耳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論戍以洪承疇代之

陳奇瑜奇瑜縱賊為患誣國殃民請戍寧是以蔽其辜耶

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帝以賊盡聚陝西詔河南山西湖廣四川出師合勦賊聞之高遵祥張獻忠李自成俱東出關陷陳州破汜水

固始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知州尹夢鼈指揮李從師等皆戰死殺故尚書張鶴鳴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兵寡備多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左良玉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檄調不時應帝命承疇出關急勦限六月平賊

愚義王質有言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饑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又謂可返者饑民而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時姦民之狡黠益深愚民之誘結彌固饑民之隨從已慣欲返之為良民不可得矣是皆不能撫綏於未亂之先又不能撲滅於方亂之始有以釀成其禍也是時分犯諸省其所謂涓涓不塞流為江河乎也

乙亥八年春正月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賊至焚皇陵殺軍民數萬留守署正朱國相等戰死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閣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借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屠巢無為潛山太湖宿松

則義為治得其道則以四海為家迨失其道莫保一抔之土故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國相等戰死可謂臨難無苟免矣故書以美之

夏五月吳宗達罷

時周延儒溫體仁用事宗達無能為也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等戰死

初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率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莫霍取道林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敗文詔憤甚以三千人戰真寧之秋頭鎮斬首五百追北三十里賊伏數萬騎合圍文詔徒步轉關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皆死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洪承疇自汝州還救

文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為相慶語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方用武而折良將國之不幸也文詔兵官而書戰死蓋以表其忠云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為東閣大學士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違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獲陳說帝為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

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尔何不敬帝為之引下賊焚鳳陽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將增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擢震孟與至發並入閣

測壽震孟向在講筵最嚴正帝特擢之至發萬曆時齊黨也同時入閣賢否並進矣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敗績

承疇力遮賊於涇陽三原間獻忠復由藍田走盧氏黎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盡沒世威軍大疫鉅賊戰敗走於是羣賊皆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

世威勇敢知名善撫士卒曉軍機徒以數千客旅久戍荒山疾作失利冰其罪也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

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象昇雖文士負殊力善射嫻將畧能治軍屢與賊戰皆捷以辦東南軍務固所裕如其如禍患遁作更與當事不合何哉

九月洪承疇破賊於渭南

承疇遣副將曹變蛟等追賊至醴泉賊將高傑降承疇
身追自成大敗之於渭南臨潼關自成東走迎祥亦屢
敗東踰華陰南原絕嶺偕
自成出朱陽關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為楊一鵬所取士一鵬下
獄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唐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崔損以便柔遜愿中
帝意留八年德宗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
時應熊強懷自張縱橫為習與温體仁朋比悞國屢
被彈劾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已所拔擢不欲以
人言去也乃許其乞休蓋與
唐德宗同一偏私之見云

冬十一月何吾驄文震孟罷

震孟與温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好言事有劾其為
人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為民吾驄震孟力爭
帝責二人徇私
抗亂並罷之

則李綱有言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
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時震孟剛
方貞介有古大臣風乃三月而斥未竟其用吾驄與
震孟欲用許譽卿亦以為徇私抗亂並罷之蓋信奸
邪之温體仁而不黨者反疑為黨英而不明奚能撥
乎亂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閩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寬
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張獻忠走嵩州迎祥自成走

偃師鞏縣畧魯山葉縣陷光州會盧象昇
自湖廣帥師至合寬等擊敗之於確山

丙子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於滁州

高迎祥等圍滁州象昇督祖寬羅岱等來援大戰於朱
龍橋賊連營俱潰屍咽水不流賊北攻壽州不下折而
西入歸德分道犯南陽裕州象
昇與必謙分擊之賊精銳幾盡

測義流賊飄忽震蕩如風雨而象昇若摧枯
搏兔使無入衛之詔則流賊殆不足平也

以林鈺為東閣大學士

初鈺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
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
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
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

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
政則天下自平帝迂其言命鈺入閣

測義先時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太學崇鈺為
司業塗抹其醜金簿挂冠歸其氣節有足重者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測義賈誼言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
國素亡也晉永和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是
時山西亦然不已
為素亡之國乎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
之副使丁啟睿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測義國之所以立者以有紀綱也明自嘉靖以來兵
屢為亂至是國勢傾危而兵復鼓譟巡撫可殺紀綱

廢隆國尚

可立乎

以武舉陳啟新為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以受賄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辨義唐時鄭覃欲廢進士科謂文人多挑薄上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啟新之論本鄭覃之意

亦中時弊然一言合意擢置省闈是何異以嗇夫提給口辯而超遷之耶既登首垣毫無達白是素無積籌僥倖苟得也張釋之有言下之化上疾如影響故未幾而李璡襲其故智復借端倖進云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踰商維走延綏張獻忠羅汝才等竄伏鄖陽商維山中不能救未幾延綏總兵俞冲霄擊自成於羅家山官軍大敗賊勢復振

夏四月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籍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六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

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命一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歲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為民

測義人臣進切直之規陳惠愛之事在上者往往疑為沽名顧陳和仲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蓋以求名者猶知砥礪廉隅必不致悞國也况端人正士每公而忘私豈皆好名之人哉人主以此為疑將使臣下避近名之嫌為逢迎為刻薄而國事非矣故蕭允言畏影避迹吾不為也時士升進讜言帝疑其好名而罷之何所見之謬與

六月林鈇卒以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為東閣大學士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請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耳翌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後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擢三人入閣惟逢聖為人廉靜束修砥行

秋七月朔日食

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昌平連下畿內州縣乃下詔徵諸鎮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

督師命與中官羅維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犄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擊高迎祥於盤屋擒之送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於黑水峪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

測義 傳庭才足辦賊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傳庭設方畧禽之倘楊嗣昌不為之杌榷未必不可奪還中原於羣賊之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助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銅鉛諸礦

測義 後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唐初劉武周寇一黨圍急儲侍空乏州民陳正謙出粟千石濟軍夫百姓里居且有急公之義况人臣食君之祿凡波及臣家者皆君之賜也當國儲虛竭之際可坐擁厚貲曾不如王丹正謙之好義以忠其上乎則令羣臣之有餘蓄者輸以助餉未為過當顧晉升平三年詔王公戶助糧運薛收謂譏國感也國勢窮蹙能久延乎然考十七年帝諭后父周奎助餉至再至三乃助二萬餘金太監王之心巨富僅獻一萬後闖賊夾打奎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之心追出十萬其廷臣之鄙吝冥頑可見矣是時雖有助餉之諭究於國用無濟

八月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廢為庶人錮之

京師被兵聿鍵倡義勤王詔切責命有司勒還國廢為庶人幽之鳳陽

御義 宋時向士璧不俟朝命進師歸州馬光祖不待
奏請進戰房州凡以君父之難所宜急也况親藩與
國同休戚京師危殆而興勤王之師正義之所在乃
反以為罪是猶唐昭宗之罷諸王兵也豈不悖哉書
曰起兵嘉其義也
書錮之著其失也

我

大清兵東歸

御義 大兵入塞東歸如歷無人之境夫固
仁者無敵亦足驗明之罔與守邦也已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天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為總
督而以王家楨代象昇家楨故庸才賊無所憚

御義 象昇在陽和乞炭不敢近邊
其亦猶李晟之西北望而畏之也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屢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溫體仁所忌請告去至
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刑政
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
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

御義 李垂有言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馬能趨炎
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平時溫體仁當國猶楚之
無極吳之伯嚭唐之崔胤宋之似道帝乃以為樸忠
而信任不疑宗周屢進嘉言後詆體仁其剛方不異
於李垂也帝乃屏斥之好惡徇
一己之偏此所以菑逮其身與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卷二十
監察御史臣胡定謹述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正十年盡甲申明莊烈帝崇正十七年五月
凡七年有奇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等自襄陽順流東下
烽火達淮揚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燦
劉良佐合兵往援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
國維檄良玉搜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
鄧家店殺參將程龍陳於玉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舍
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命河南士民合疏留
已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
良佐赴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卷二十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正十年盡甲申明莊烈帝崇正十七年五月
凡七年有奇

十年春正月朔日食

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等自襄陽順流東下
烽火達淮揚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燦
劉良佐合兵往援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
國維檄良玉搜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
鄧家店殺參將程龍陳於玉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舍
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命河南士民合疏留
已竟不赴援已而總兵牟文綬偕
良佐赴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測義昔黃憲謂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何無不殘滅者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放熊終爲人患其見遠矣而古來巨奸之將往往挾寇以爲重如彭樂不殺宇文泰慕容紹宗不殺侯景僕固懷恩不易置河北降將劉巨容曹日政不追黃巢皆欲留賊爲富貴作地良王用心亦猶是也開道放熊貽患烈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我

大清兵克王京圍國王李倬於南漢一城已復破江華島倬奉表出降與明絕

三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嗣昌有口辨帝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上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贖爲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惰違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安破賊功戴罪自贖時福建巡撫熊文燦大言自詭足辦賊嗣昌薦之命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大募粵人及烏蠻善火器者以從已見賊勢盛遂連疏言招撫帝譙讓嗣昌乃條上用兵事宜尅期明年二月平賊然文燦終主撫新增勦餉多資以撫賊嗣昌陰主之明年以滅賊踰期請貶削洪承疇等秩而置文燦不罪

先時樞臣王給下獄死張鳳翼出督師服毒死
帝以嗣昌才而用之豈知其輕信寡謀不足以悞國
乎昔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
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
目理甚疏所任多剽輕小才嗣昌類是帝以任樞政
其歐陽修所云符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
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

夏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日與異己者為讐帝以為樸忠恩禮無
與此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
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
光先至輿瀨上奏帝亦謂其孤立罪言者或至杖死至
是常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擬
旨逮治謙益求解於司禮太監曹化淳體仁知之請并

罪化淳化淳方被帝眷自請案治得體仁及漢儒密
謀上之帝命漢儒立枷死體仁乃引疾歸踰年死

王禹偁有云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
之奸人附勢我將黜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
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
諂容以媚之私心惛惛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
回相君言者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
而危矣此正體仁之謂也體仁念朝士多與為怨用
廉謹自結於上然流賊躡畿輔擾中原民生日困未
嘗建一策惟日與善類為仇所引皆庸材藉以形已
長自體仁當國國事愈壞真亡國之臣也罷之晚矣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

測義劉績言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是
時人窮財盡而災傷連年天亦不欲復存明祀矣

秋八月以劉宇亮傅冠薛國觀為東閣大學士

國觀為人刻深溫體仁嘗薦於帝遂柄用

劉毅字亮庸庸以座主錢士升為之援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已聲譽獲大用國觀先附魏忠賢為人陰鷲豁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密薦用之惟冠差有節槩當危急之際而所用冰其人寧足以濟蹇乎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羗破七盤關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於綿州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等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鮮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洮州及西和禮縣山中

十二月黃士俊罷

高柔有言公輔國之棟梁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士俊入閣歲餘無所建白告歸待養明亡醜顏視息鄉黨耻之

戊寅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

朝無倖位而食者寡足財之道也國用之匱乏已久官有閒冗曷不早為裁汰乎綱目書此所以譏其節省之晚也

三月賀逢聖罷

明始德盛而鮮幹濟之才也至是乞骸歸里克禦伐

檀之戒矣

夏四月張獻忠偽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先是副將孫應元等連敗賊於鄭州舞陽光山固始賊謀犯江北應元等扼其前復連敗之賊渠劉國能馬士秀先後詣文燦降獻忠為左良玉所敗亦乞降良玉知其詐請急擊之文燦不聽

測義朱雋有言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時獻忠為左良玉所創幾被禽其下饑困多散去獻忠窮蹙求降文燦受之獨不思獻忠前此降於陳奇瑜乍降復叛茲則輸誠投順亦不宜寬縱况以勢窘行詐詎可信而受之乎文燦大言無實素怯懦馬進忠羅汝才三家賊聚南陽文燦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降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以國家吮膏吸髓之財

為秦寇資盜之用
傾何堪復遺此大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同頌溫體仁屢為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黃應恩以賅請得罪詞連至發罷歸

測義至發頗清彊起自外吏始終惡異已不能虛公延攬帝亦惡其洩漏機密因事具疏自謂當去而未嘗引疾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遵旨患病云

六月孔貞運罷

測義貞運畏慎而事從寬厚被劾引歸

以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發粹並為東閣大學

士嗣昌兼掌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季可得五十萬勛
官多匿不奏得僅三十萬然國祥由是受帝眷
昔齊女有言星堅不堅在乎柱國家安不安在
乎相時國祥清節逢年嘗忤魏璫國用清謹復粹才
疏嗣昌尤多忌嫉黃雲師言宰
相須才識度諸臣俱不足云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

陰符經筮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
天殺機也殺機發於天難乎其為挽回矣

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為訟冤楊嗣昌時巡
撫永平聞於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為總

督於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十
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時帝憂
兵甚謂廷臣可屬大事者惟
嗣昌遂鐫道周六級調外

昔李渤孤操自持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
屢以言斥而倖直不少衰守節者尚之道周以守經
失帝意與李
渤有同揆云

八月傅冠罷

冠性簡易以誣
判章奏引罪放歸

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關山時盧象昇以父喪未行詔督宣大山西兵入衛冬十月象昇至命與中官高起潛分督援軍楊嗣昌與起潛主和象昇主戰議不合

大清兵分三路南下是冬下畿輔城四十八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死之明年春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執德王由樞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曹變蛟窮追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數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畧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給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於閿鄉靈寶尋得文燦止兵檄快快而還

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時關中賊畧盡熊文燦不為賊求撫所給而專檄止孫傳庭之兵流賊或可撲滅乃又縱使復熾庸臣之悞國甚矣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

別義逢年欲寬坐累之屬以此罷之固非其罪而卒以投降被誅豈一心不二之臣哉

盧象昇兵潰於鉅鹿死之

山西告警總兵王樸引兵還鎮象昇督虎大威楊國柱引軍至鉅鹿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死

宋時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樞密使夏竦惡鎬
凡所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象昇前勅流寇海
慷慨灑泣激以忠義得將士心戰輒有功是時丁外
艱席喪候代

天清兵入賜尚方劍督天下援兵楊嗣昌與總監中官高起
潛主和象昇主戰議不合嗣昌奪象昇權僅分疲卒
五千亦猶夏竦之忌明鎬也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
由中制戰蒿水橋大兵數萬環之三匝一軍盡覆象
昇之死嗣昌實陷之楊休之有言將及千里殺騏
驎而策蹇驢可悲甚矣特書死之嘉其義烈也

邨巳

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
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於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軍不歸則
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於邊非詳則逃無益

能用尋又移傳庭於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為楊嗣昌所
阻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為民逮繫論死
嗣昌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頰恨時楊
嗣昌掌樞政傳庭為所制被繫待決所謂人之有技
媚嫉以惡之也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
晉州不敢戰尾

天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前
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後
矛盾削籍

則義宇亮不任事徒擾
民以玩弄國憲落職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遠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
總兵吳國鎮等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左良玉敗賊於鎮平關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於許郊外許大州諸
將寄擊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給
入城縱火殺官吏殲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
忠於鎮平關降之後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於是
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
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御良玉嘗縱賊貽患至是以家為賊殲而擊之為
國勦寇亦為已復仇也君子記功忘過故書敗賊以

幸其
勝焉

程國祥罷

御國祥歷任卿相布衣蔬食不改儒素時
一詔對無言帝責其緘默負委任遂乞休去

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並為東閣大學士

薛國觀楊嗣昌用事國祥委蛇其間嘗召對無一言帝
責之遂乞休去明恭等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國觀力
援入
閣

御明恭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四知患惡瘍學
淺才疎忽廷推及之照乘為薛國觀所引三人皆庸
劣充位
而已

張獻忠復叛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劫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力言於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羅岱追至羅猴山遣伏岱拔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道去

流賊之肆毒也禍始於楊鶴成於陳奇瑜而熾於熊文燦皆以主撫為賊給也文燦之肉其足食乎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元末屢有旱蝗饑饉之患此時亦然蓋衰亂之世乖氣之所至也

徵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區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次部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昔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一嘗操天下贏費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宋靖康末國窘矣張慙為轉運使高宗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勦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又若明太祖初起李善長轉調兵餉無乏嘗去元弊政用益饒而民不因明季府庫空竭籌國者了無善策惟事加徵萬歷時增賦五百二十萬崇正初增百四十萬復增勦餉練餉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蓋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也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民日盡而國運有不與俱盡乎

秋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詔逮熊文燦論死命嗣昌督師嗣昌言左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詔拜良玉平賊將軍反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時李自成潛伏陝右嗣昌專勦張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多來降軍聲頗振

測孫子言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嗣昌剛愎自用而克敵制勝迄無成算用以督師不猶伸螳臂而拒走輪乎

庚辰 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於太平

獻忠在楚蜀界上將奔漢中為川北副將張令所扼左良玉合諸將兵敗之柘坪關獻忠走良玉自漢陽西鄉

進入蜀會諸將擊之瑪瑙山斬賊渠十六人俘獻忠妻妾賊走岔漢轉入柯家坪已而率千餘騎竄與歸山中

勢大

測淮南子曰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鼂錯有曰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楊嗣昌出師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一人文牒往返動逾旬月坐失事機其間諸將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是役也若必遵督輔號令左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雖然良玉前此追賊太湖山中縱之北去後此圍賊夔州釋而不攻蓋欲養寇以自封也至鎮平關之捷徒以其家為賊所殲忿以復其私仇耳此時賊入蜀良玉看為肯出力邀擊昔唐憲宗討劉闢以高崇文為將謂不能克則以劉潼代之於是崇文決戰旋擒劉闢是特嗣昌私許賀人龍代良玉良玉

竊知之故亦如崇文決戰而有敗賊之績是所謂舉百倍之勢立毫芒之功以藉口而邀利於上也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先是詔督撫舉人才學龍薦道周帝逮二人下獄責以黨邪亂政論救者皆獲罪法司擬二人戍烟瘴帝以為輕除刑部尚書李覺斯名踰年尚書劉澤深言二人罪至永戍過此惟論死非聖主覆載之量也乃戍廣西

則教歐陽修有曰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道周前以論奪情與楊嗣昌忤降六秩解學龍復薦之魏照乘擬旨激帝怒罪之縉紳之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安所得一士之用乎梅福言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下

正士於獄宜棟折榱崩而莫與支柱也

以謝陞陳演為東閣大學士

帝簡閣臣新發策覘能否演結中官深得帝所問數事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則教帝之任相明哲不足徒發策條對以覘能否抑知人固有可以坐談不可以起行者矣况又有作弊僥倖如演者乎所為用輒覆餗也

五月石砮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於夔州

汝才犯夔州良玉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

則教良玉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馭下嚴峻戎伍肅然素忠勤屢立功於國是時楊嗣昌驅賊入川良玉扼羅汝才大敗之無忝於魏苟金龍妻劉氏梁馮寶妾洗氏也後屢獻計於川撫邵捷春陳士奇倘能用之四川不受賊之慘毒矣夫以一土舍婦人尚克赴義乃鬚眉男子仗鉞臨戎畏縮觀望對之能無醜

顏乎書石碣所以愧華夏也書女官所以愧丈夫也綱目修而垂世立教之意深矣

姚明恭罷

測義明恭惟旅進旅退國何藉乎罷之宜矣

六月蔡國用卒

測義國用才庸碌碌無所表見故卒而去其官

薛國觀以罪免尋賜死

先是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於戚畹執武清侯李國瑞金四十萬國瑞無以應奪爵悸死國瑞乃神宗母孝定太后兄孫也會皇五子病宮中倡言太后降神於皇五子言帝薄外戚諸子當天折俄皇五子薨帝懼急

封國瑞子盡還所納金而追恨國觀國觀又以考選詐行人吳昌時昌時大恨與所善東廠謀發國觀受賂事帝怒奪職遣歸既出都復為給事中

袁愷所劾逮至京明年八月賜死

測義不曰有罪免而曰以罪免毅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國觀勒李國瑞金致其悸死且嘗受賂信有罪矣而帝實因降神之言皇五子之薨追恨而免之非為其有罪而免之也故綱目變文而持書曰以以見其歸罪而免之乃公中之私也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官軍敗績於夔州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不為用獻忠遣問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米收潰散走白羊山西合

於羅汝才諸將謀會師進擊三檄人龍兵不至已而謀歸楚兵多新募賊悉銳來攻大潰參將汪之鳳戰死嗣昌以賊勢張甚乃進師彝陵下令召撫

則義宋史兵志有曰大將譬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通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此軍之紀也富弼言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楊嗣昌為督師控馭無方致諸將不用命不能收指臂之效大負委任矣至左良玉之縱賊為害其罪莫大焉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張獻忠陷劍州

楊嗣昌招諸賊三成出嫚語官軍圍之魚復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會西者懈乃盡棄所擄走鄖均連陷宜陽永寧偃師先是嗣昌欲驅獻忠入蜀覺滅之又慮蜀兵扼險乃調蜀精銳萬餘自隨巡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

及賊聚蜀界張令及秦良玉扼之竹園坪令中矢死良玉亦敗賊遂入大昌尋陷劍州綿州嗣昌泛舟西上至重慶徵諸將會勦賊走內江總統猛如虎簡驍騎追之獻忠越成都陷瀘州官軍謀伏兵遮擊賊已返走入巴州。時河南斗穀萬錢民盡起為盜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作亂攜信去強委身事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其為內應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為兄弟改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歸自成為主謀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圖讖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自成勿殺人散所掠財物賑饑民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於是從賊者日衆

則義楊嗣昌父鶴主撫致流賊蔓延嗣昌又欲招撫無改於其父之失明亡於流賊實亡於楊氏父子也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

測義是時南京地震閱歲餘而江北諸州縣為張獻忠破陷南京大震變生良不虛矣

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饑人相食

測義昔新莽時綱目書人相食者再至正時大同饑人相食崇正九年書山西饑人相食此後書人相食且遍畿省數千里而遙災傷甚於新莽至正之時民生之慘極矣後此更連歲凶荒故闖賊檄文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見饑荒之甚天意不屬也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敗績於開縣張獻忠復東走

嗣昌知賊必出川遂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逐賊賊自巴州至開縣官軍追擊之於黃陵城賊密遣精卒

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良玉軍先潰參將劉士傑等戰死賊遂席捲出川絕新開驛置蜀楚消息中斷

測義左良玉擁重兵賊被圍則不攻賊與戰則先潰嗣昌畏其跋扈軍法不伸欲無敗得乎昔韓獻子謂荀林父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文彥博言擁兵數十萬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則官軍之敗不得徒歸咎於良玉矣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者喧言先帝因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戰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官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賊殺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府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及副將陳永福等拒却之

莊周言將為揭篋探囊發置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絨滕局鑄之不同福王擁厚資如趙觸龍所謂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乃不肯出以餉軍致身亡家破其愚不較甚於攝絨滕固局鑄者乎昔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晉新蔡王騰資用甚饒惟吝嗇無所振惠人不為用為汲桑所殺大掠而去福王蓋與之先後一轍也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嗣昌以襄陽為軍府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將吏取軍符以二十八騎給入襄陽城夜半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卮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

議張克儉遊擊黎民安等死之

昔燕將有言諸侯晏然以為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於富強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决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為安亦不得已襄王為獻忠所害何以異於是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荊州沙市聞襄陽洛陽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為督師啓睿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

勦獻忠從之
昔張遼屯合肥孫權圍之李典曰不可以私憾忘義率眾與遼破權誠以國事為重也時智勇足辦賊者僅有盧象昇孫傳庭二人嗣昌與抵牾遂致象昇於死下傳庭於獄是以私害公去國家之爪牙也

所引用熊文燦則縱賊貽殃已為繼之復漫無善策社稷傾覆黔黎蕭條孰非其嫉忌之私有以致之乎其不食死蓋有餘辜矣故書自殺而不具官以著其罪然則何以不書以罪自殺蓋其自殺之時朝廷譴責尚未之及也

我

大清兵圍錦州

夏五月范復粹罷

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不能對尋致仕去
復粹由少卿起拜大學士尤為異數乃尸位素餐殊足耻矣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錦州圍久承疇先後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戰王樸吳三桂等俱夜遁軍士被邀擊死者無算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巡撫楊嗣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抱朴子言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當明之末季如大厦就傾不可復支縱有竭忠之臣亦祇効死而無能為况復鮮忠貞之節乎以承疇援錦州何如獻地之為愈也援而書次用以正其怠慢而不以國事為急之罪

歸清運河涸京師大疫

張華云川竭神去國隨以亡又云流水涸國之大誠故江水竭而西漢亡汝水竭而南燕亡鄭康成注天裁疫癘水旱也水涸民疫是乃天降時喪危症薦臻寧可救藥哉

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於信陽

獻忠棄襄陽連陷樊城當陽泌陽諸州縣良玉從南陽間道進兵大破之信陽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道副將王允成復敗之望雲寨衆散且盡獻忠走依李自成自成欲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乃給以五百騎俾道去

是時良玉兵力尚有餘使如祖逖之聞雞起舞著鞭枕戈寧僅奏捷於信陽哉而其如志之頽靡何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軍潰於新蔡死之

自成破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勅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拒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於鄆城帝乃擢喬年爲總督

宋康定中楊文詡語陝西招討使陳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毆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見其危而已宗龍舊平貴州威名大著以伉直任氣不能從諛承帝意幾寘之死是時賊勢大盛乃用爲陝督出關與賊戰所領兵寡且如康定時陝兵數敗以恐欲無危也得乎而宗龍被執抗節死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延儒所取士太倉張溥結同邑張采倡為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四方好名者爭歸之聲氣通朝右里人訐其倡亂事下所司嚴究溥念延儒相事可解乃說之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為然溥乃屬吏部郎中吳昌時為交關近侍會帝思用舊臣遂詔起延儒等延儒至復為首輔悉反體仁所為中外頗以為賢時溥已卒采上疏自列復社事遂置不問

溥等謀復之而材略不足以有為逢聖雖能守正亦不能有所匡益起之無救於亡

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總兵官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荊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破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殺參政艾毓初知縣姚運熙等皆死之賊連陷南陽汝鄧十餘城再攻開封帝乃釋孫傳庭於獄以為兵部侍郎帥師往援

如虎本塞外降人驍果善戰至是戰歿可謂忠矣校葉並剪根本有不隨之乎

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沒於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於襄城自成解郟圍來救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餘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

劉漢臣等助城守剗刑幾二百人遂陷陳州歸德復圍
開封總兵官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益攻急左良玉藉
口勸張獻忠不赴援帝以孫傳庭總督陝西勅誅人龍
傳庭乃數其開城謀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
劉向有言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
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
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喬年清苦
自勵任陝督時兵疲餉乏朝廷乃趣之出關洵如以
肉餽虎耳喬年奮激而出兵敗入襄城城破巷戰自
刎不殊罵賊死蓋烈丈夫也故與傳宗龍同書軍潰
而以全節予之用以表其致命遂志云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不能救城破巡撫邱民仰
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
關門勁卒盡喪祖大壽遂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帝
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鑄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
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

齊崔杼之亂邢蒯賾使晉返曰吾聞食其祿者
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
車入死承疇輩雖去暴歸仁而為將納款臣節喪矣

三月魏照乘罷

照乘庸劣
馬用彼相為

夏四月謝陞罷

御製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別裁

卷二十一

二十

太宗文皇帝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南北交困請主
款以紓患既而私告傳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
事大壞於帝前迹宗龍之言帝慙陞進曰倘肯議和和
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於是言
者交章劾陞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皆往援獻忠乘間陷
亳州又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連陷廬州含
山巢廬江無為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
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
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哀薦其
知兵周延儒力薦之遂自成籍起用

當英時莊烈帝雖銳意綜核名實而人才賢否中無
灼見所任以擇才乃周延儒也延儒閩
劣故以貪鄙之士英任封疆之重寄云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

逢聖與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甫數月
予告歸四知庸碌秉政四載屢被劾時帝務抑言官
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彈章愈多位愈
固至是乃致仕卒如發婦之再適人云

以蔣德璟黃景昉具姓並為東閣大學士

德璟性鯁直嘗論加賦之害景昉能持正嘗論
考選之失姓按山右有聲嘗論操練之法故並用之

秋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
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

走襄陽
衆皆潰

測義左良玉踞江漢跋扈甚前督師楊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至此合四鎮以救開封復拔營先潰倘明運未終寧不為唐之李茂貞乎而諸鎮皆潰足驗失道寡助衆畔而莫與濟也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巡撫高名衛議決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盡賊浮艦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帝屢趣孫傳庭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值大雨連旬餉不時至開封既陷急攻賊於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邙縣之塚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遂為所乘大潰傳庭走入關賊悉衆攻楊文岳於汝寧汝寧西縛文岳於城南以大礮擊殺之時河南郡邑無不殘

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為極明年夏帝乃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為矣

測義自成三次攻圍開封衆近百萬城中糧盡兵民饑斃者無算周王與巡撫高名衛率屬及地方紳士李光璧張爾猷等萬死一生勞辛備至竭力守禦先時自成曾掘河淹城反將濠池注滿不能飛渡自成怒殺主謀掘河賊旋取土填塞汜梁俗傳九月十七日河神生日必發水至是河伯震怒城遭衝陷此居其間之巨厄也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印集寶通區綱目三編別後

卷三

三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於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棋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下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魯王以派自殺明年夏我

大清兵始北旋帝憂甚周延儒自請視師帝獎以召虎裝度延儒駐通州一無籌畫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馳章奏捷及我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合唐通白廣思等八鎮兵邀戰於螺山盡潰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

知義我

大清兵之入也如雪霜被而茨棘枯孰敢與抗哉周延儒自請視師亦猶賈似道不得已而開都督府焉爾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羣賊皆來附乃脅崇王由橫使從軍陷荊襄諸郡殺湘陰王儼弼遂犯承天焚穀陵狗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眾各數十萬自成尋襲殺汝才并其眾改襄陽曰襄京設官屬僭號新順王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室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裊褥藉其蹄剖人腹為馬槽馬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嶺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眾翹足馬背或抱鬣綠尾呼風而度臨陣列馬三萬名三梁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鎗三萬擊刺如飛駐兵回擊無不大敗攻城勝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什之一二二日殺什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為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

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
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明至正德而後失德甚矣天蓋厚其毒而降之
罰也而生靈何辜使罹流賊之慘乎誠如臧文仲所
言德之不逮民
之無援哀哉

二月朔日食

京師大疫

書大疫記異也國以民
為本喪其本見絕於天矣

復五月以魏藻德為東閣大學士

藻德長於辨說帝意其有抱負釋褐甫四年遂
至執政然一無違白但倡義令百官捐助而已

孔子順有曰死病無良醫是時國勢危於景卯
殆若朽株雖以王導李綱之才難以圖存乃以藻德
之庸庸當輔弼之任
宜其淪胥以亡也

吳姓罷

先是帝命姓督師討賊荆襄姓請兵三萬隨行俟兩月
兵終不集帝責其遲遲引罪去姓與周延儒爭樹門戶
既去陳演復構之
徵至議罪戍金齒

昔牛僧孺李宗閔奢私昵黨人指曰牛李口道
先王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姓與周延儒似之然姓
請兵而兵不集
帝乃責之悞矣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盡得其軍中
事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乃罷歸

訓義延儒本儉邪小人復用為相
國事為所再悞至是乃罷之晚矣

張獻忠陷武昌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死之

左良玉避賊東下以楚兵自隨獻忠遂連陷蘄黃武昌
以獲輿沉楚王革奎於東湖大殺楚宗及居人浮皆散
江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礮子
湖鑿舟沉之死者二十餘人

訓義貞夫心無靡節逢聖蓋其人也若張四知之食
生苟免魏藻德受辱而死其品不與有霄壤之隔與
具前官而書死之蓋
深予之以為忠節勸

六月雷震奉先殿

訓義晉義熙五年震太廟未幾晉亡有明嘉靖時震
奉先殿警其豐於昵也此震奉先殿其猶晉不血食
之符
與

秋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

獻忠據武昌僭號西王設官屬李自成在襄陽聞之遣
使譙讓左良玉復西上獻忠懼率眾陷岳州欲渡洞庭
湖卜於神不吉投玦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聯巨舟
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進逼長沙吉王惠王桂
王皆遁
入廣西

訓義獻忠猛厲州郡多所殘破其慘虐竟無人理漢
之黃巾唐之黃巢未有若是之酷也至順治三年乃
滅鬼神亦養
其惡何哉

九月黃景昉罷

景昉時有獻替以揭爭忤帝意引歸

冬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

諸郡

傳庭治兵關中吏民苦征繕共望其出關帝屢詔督趣傳庭復率師東出拔寶豐庶縣至邠縣自成以萬騎迎戰擊敗之會天雨賊輕騎出汝州截餉道傳庭令陳永福守營而已與白廣恩高傑分道屯糧既行永福兵亦爭走為賊所乘傳庭還戰大敗自成急追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傳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趨潼關與監軍副使喬遷高俱戰歿賊連陷華陰渭南臨潼遂犯西安守將土根子開門降賊執秦王存樞永壽王

誼侃授偽官諸將皆降惟高傑以前竊自成妻懼大延安為賊所迫折而東渡河入蒲津以守賊分兵四掠所至風靡乃詣米脂蔡基改延安曰天保府屠鳳翔傳檄榆林參將劉廷傑與總兵尤世威王世欽等集眾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賊遂乘勝陷寧夏慶陽甘肅三邊俱沒又遣賊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於賊併為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

漢光武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尹起莘謂兵有利純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故晉朱伺擊賊常勝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時朝廷每急遽趨戰致良將激烈喪敗豈非自速其亡乎顧傳庭再出師皆以兩敗則雖曰人事亦天意也傳庭死而明亡矣



十一月以李建泰方岳貢為東閣大學士

別錄 建泰裕貨財岳貢
主搜括皆亡國之臣也

十二月周延儒以罪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憤事延儒無憂色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門下客盛順董廷獻等皆因緣為奸利是秋山東僉事雷縝詐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於中左門察其事皆有迹遂發緹騎逮延儒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宿留道中冀應熊先入為之解帝知之命應熊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法司以成請皆不許至是志完昌時棄市詔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別錄 延儒悞國故於其賜死直書曰以罪見刑亦所宜加也然用之者誰也愍帝實自悞其國矣時帝負氣疾滿日奸貪盡人攜貳兩次廷獻俱以怒恨悲泣頽翻黼座揮淚回宮邦瘁人亡真堪浩嘆

甲申

大清

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明莊烈帝崇正十七年是年三月流

春

正月朔李自成僭號於西安

自成潛稱王國號順改元永昌設太學士以下官封其黨劉宗敏等為侯伯馳檄遠近指斥明帝明帝集廷臣議欲親征決戰李建泰家由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

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秦攻破之管其長吏抵保定
賊鋒已逼遂入居城中及京師陷後數日保定亦陷知
府何復內臣方正化
皆死建秦竟降賊

班彪王命論有曰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
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
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開於天道
哉又不時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忠有
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
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是時李自成僭號改元蓋謂可
符於漢高祖明太祖以布衣而有天下也豈知二祖
之興皆上天所眷命豈偶然哉不然漢高祖之勢力
不及楚項羽也明太祖之富強不如陳友諒張士誠
也何以恢皇綱而廓帝紘勢力富強莫能與之爭則
以天命之所歸也且漢高豁達大度入咸陽之日與

民約法三章除秦苛政明太祖志意廓然始下集慶
諭父老曰我來為民除亂耳令各安堵又且能收攬
豪傑與圖大事其愛民之仁知人之智蓋有足以當
天心而首庶物者豈逐鹿之謂幸捷而得之哉自成
以驛卒稱亂得一城則屠一城招集亡命惟事剽掠
祇徒取覆滅耳是以御座方升忽見白衣人長數丈
手劍怒視神器大寶
豈容么麼妄干耶

明以范景文邱瑜為東閣大學士

明 愍帝猶存曷為著其國號而以列國之例待之
考元至正十五年綱目書元遣使蓋以濠泗之間真
主已出而尚可以天子例待之乎今此書明宗
其法也景文以名節自勵至是用之亦已晚矣

張獻忠寇四川

先是獻忠自湖南入江西連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郡至是自荊州趨蜀陷夔州秦良玉馳援敗歸遂陷重慶殺瑞王常浩陷成都蜀王至樹園府死自是蜀中郡縣俱沒賊大肆殺掠幾無孑遺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真定

明帝下詔罪已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賊至真定檄總督徐標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澣亦降

御 巨寇已犯京畿此時雖有名將亦難以拒守乃猶以刑餘腐子監近畿要害若輩之知節義者百無一二固將賣國以希富貴則欲圖存適以速其亡而已

明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勦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及魏藻德持不可後賊逼明帝決計行之而軍不能猝至演不自安且謀脫難遂引疾去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費多不能遽行京師陷與魏藻德方岳貢邱瑜俱降賊後皆爲賊所殺

測 演爲人既庸且刻自周延儒罷後帝最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至是罷以納賄費多不能遽行卒爲賊殺所謂多藏厚亡也

李自成陷寧武關明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

入後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賊死過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皆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眾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至大同殺代王傅濟宣府監視中官杜勳蟒玉鳴騶迎賊三十里外而明帝以杜勳罵賊殉難予廢祠

唐張巡以睢陽蔽遮江淮尹子奇圖久力竭而死遇吉守寧武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與張巡之英風義概同一千載凜凜如生矣至蔽江淮而國賴以全障宣大而賊莫之遏則泉壤中有含笑含悲之別焉綱目不徒善戰死而書力戰死之深予之也

三月明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明帝召廷臣於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享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罷之

則義昔人有謂崔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豈知欲剝民以濟事乃適以壞事非計也德璟諳悉舊章屢言聚斂誤國帝不追悔反怒而罷之洵禍至神惑也乎

李自成犯居庸明中官杜之秩叛以關降

始賊陰遣人賈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至是入居庸關陷昌平兵部發騎偵探輒被賊勾去游騎抵

平則門都人猶未知明帝召羣臣問計莫對有泣者命襄城伯李國正督京營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悉發三大營兵屯城外賊至皆降守陴者寥寥人給百錢鬻食於市益無固志已而杜勳從賊至絕入城勸帝自為計帝叱之出仍絕下語守城諸璫曰吾輩富貴固在也

綱目自春秋以降代有宦寺之患而未有甚於有明者沈約言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閭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懼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知或悟其言深切著明矣明太祖鑒於前代之失嘗令宦官不許干預政事至永樂而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悉以委之數傳之後勢成積重殘害忠良毒痛區宇

虐熯播於蒼穹矣而建文之被篡以奄人之輸情也土木之播越以奄人之誣主也至是居庸之不守亦以奄人之迎降也二百七十餘年之金甌拋擲於屬身薰子之手綱目述書之可為永鑒

李自成陷京師明帝崩於萬歲山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日曠外城陷明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若我民耳遂命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翌日昧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行成禮笠縹衣乘烏駝馬入承天門偽承期百官三日朝見景文與尚書倪元璐侍郎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副督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本常

少卿吳麟徵庶子馬士奇諭德周鳳翔劉理順檢討汪
 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太僕寺丞申佳允
 員外郎許有主事金紘成德等皆死之其餘侯伯駙馬
 及廷臣死難者數十人官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
 死賊殮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羈太子及定永二王
 於宮中越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
 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
 中拷索賂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

測義 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
 之獲次之降為下崩於萬歲山得守死社稷之義景
 文等死之有捐軀殉國之忠而為君難為臣不易所
 宜上咨下傲兢兢業業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義自
 見矣
 矣按莊烈帝之立也焦心勞思日昃不遑矣而魏瑞
 雖誅其蠅集蟻聚之儔除之終不能盡也如溫體仁

輩呼羣引類分據要途當內外交訌之時不分宵旰
 之憂競修門戶之怨文法日繁欺罔日甚帝好察而
 共蔽其聰帝尚氣而或激其怒是非倒置刑賞僭差
 致加賦益兵流賊愈熾而不可制維時輔弼雖無命
 世之才將帥猶有折衝之略而軍從中制當國者非
 其人智勇胥由以困敗則國之亡也猶是魏璫之流
 毒也至福王敗於阮大鍼大鍼亦其黨與故曰淪淪
 訛訛亦孔之哀順治十六年十一月

王祭思陵

文有曰惟帝亶聰御極孜孜以康阜兆民為念十七
 年來劫盜無數不意流寇猖獗國遂以傾身殉社稷
 倘使遭際景運可稱懿辟獨是續承衰緒適丁劫厄
 雖勵精圖治而傾厦莫支

洞鑒侔於二曜矣

復四月

大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

初明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燕京陷猶豫不進
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
為賊所掠大憤急回關遣使乞降於我

朝求共討賊自成率眾東犯我
大軍入關奮擊大破賊追北四十里

自成奔永平殺吳襄走還京師

測我

皇清之興也

聖德光昭

神威宣暢慰眾蘇之望振捷伐之師義旅鷹揚賊徒鼠竄靖
妖氛而甦民命愈軒
皇之成功於涿鹿矣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敗還僭帝號於武英殿遂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
王西走

大兵至故明諸臣迎於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葬崇正
帝后及熹宗懿安后令臣民服喪三日自成奔山西

世祖章皇帝實錄上冲齡踐祚纘承丕緒式廓鴻圖維時明運
已終流氛肆虐四方鼎沸萬姓沾危

上應天順人命將出師百萬巨寇一戰而克爰定鼎燕京為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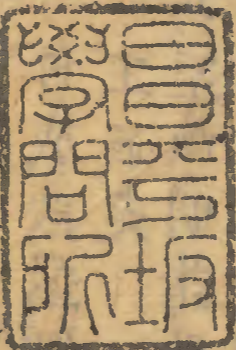
下生民主未踰旬月齊晉秦豫傳檄歸降由是平江淮定
楚蜀下浙閩王師所向士女爭前而粵滇黔以次底定雖
士勇兵強克敵奏凱而方略悉稟 廟謨以故海宇廓清

用成大一統之業武功
功赫濯茂以加矣

天地之氣由慘而舒不極之涸陰沍冥為觀春
和之物嫗哉世道亦然履癸暴而商以興受辛暴而

皇清聖神文武萬年有道之長與

周以興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從古如斯也而禍亂之極莫如有明一代方太祖崛起已多殺戮迨永樂篡位尤多冤濫繼此惟仁宗宣宗孝宗足為守成令主餘皆虧三光之明傷億兆之望迄於萬歷天啟癘疢四海其宦豎為禍之烈乃千古所未聞而生民幾於盡賊蛄起其窮兇極惡亦千古所未聞而秦有明禍亂之極其以開我矣夫剝極必復否極而泰有明禍亂之極其以開我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測義卷二十

文正己巳

